

秋韵丰美

——致 2023 中国农民丰收节

□石路

金色映日下的农民叫幸福
载着夏的种子迎来秋的吐露
走进这四季轮回的大地
盯着它绿野间巧妙地拔节、抽动
静静做着稻浪临近的守护
让世人一个惊喜
给全村一个狂丰
载着希望纳入沉甸甸的仓库

田头间，你的身影最酷
越过冬夏，赶过春路
有层次的脸上印着一道道岁痕
地头仙境般的画面里

才有这怦然心动的音符
因大自然禀赋，更有农民的缘故
才与星星交接
下一秒又和太阳共舞

宅基上，儿女向我欢呼
美美地办场喜宴、还得有腰鼓
村落胜景，似一首金曲传百里
招徕喜鹊，房檐添眉描新图
门前小河情不自禁起了兴致
冷不丁地跃起从未见过的手舞
秋韵披上每人肩头
和美，已然写进家谱

心存白荷

□刘向东

白荷，又名白莲，与其它有色荷花同属睡莲科，夏季开花。据我观察，大凡爱荷者无不对白荷情有独钟。每逢七八月的花季，赏荷盛地的白荷似乎格外抢眼，人气也最为旺盛。细细比较，我发现白荷虽不及粉荷娇艳亮丽，但白荷绝对纯粹的圣洁俊逸，分明透着高标脱俗的清雅和“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的高尚品格。仅此，白荷自然就“可爱者甚蕃”了。

前些日子暑热难耐。挚友阿彤知我酷爱白荷，便先后安排去松江醉白池和宝山顾村公园荷花淀赏荷。望着壮观朗阔风节高亮的一大片嫣然盛开或含苞欲放的白荷，感慨之中油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次随同原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倪鸿福同志下乡调研偶遇白荷的情景。那是盛夏的午后，离开农家途经田间时见一荷塘花开正盛。其中的白荷是初次所见，惊喜的我连忙招呼同事一起亲近花瓣似玉亭亭玉立的白荷。此时，鸿福同志走来和蔼地问我们：“周敦颐的《爱莲说》你们读过吧。”他看我们点头

肯定又说：“你们今天看到了荷花，再温习下《爱莲说》就更能理解荷花是君子之花的意思了。”接着鸿福同志饶有兴趣地问我们：“这些荷花有粉有白，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不料，我们异口同声说粉色好看。鸿福同志微笑着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是君子之花毋庸置疑，红荷绮丽美艳光彩夺目。但是如果避开外在色彩，单从内在精神上看，白荷就更显得清白高洁风骨超然！作为检察官应当要有白荷的风骨，清清白白做人，铁骨铮铮执法。”说完，鸿福同志走上塘堤神情专注地望着满塘荷花，似乎在告诉我们眼前的白荷不正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吗！从那以后，干干净净的白荷就深深地植在了心里。每次赏荷都会想起鸿福同志的话语，也都会增加一份新的感悟。

其实，这种感悟已是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别样的情愫，也时常会拿安徽工艺美术大师张云华女士赠我的白荷图作为鞭策，以静心思考和净染心扉。尤其在这骄阳似火的夏日里，那清丽大气高旷超远的

整体画面，那冰清玉洁亭亭净植的朵朵花儿，以及风姿卓然极富动感的翠绿荷叶，仿佛飘逸着香远益清的缕缕清凉。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画面落款作者所题的一个“洁”字，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画者人格的自我写照和纯洁高雅的精神追求。无论是传统的写生写意，还是瓷器上风格独特的工笔描绘，白荷作品那种性情通达的气韵，清白澄明的特质，婉然娴静的风姿和形神兼备的意境都赫然昭示着“心似莲花不染尘”的高洁精神和盎然的生命活力。

诚然，生命活力取决于精神动力。由此想到万物灵长的人类更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这点精神的汲取应当以白荷为基准。譬如白荷不擅朱粉花哨，只求洁身自爱清白一生；白荷不以色彩取悦，只求心性清明不染俗尘；白荷不图雍容华丽，只求谦逊旷达宁静致远。诸如此类，任何一点，对于置身世事纷扰的每个人而言都是极为可贵的。为此，“吾将上下而求索”，心存白荷，永驻清明。

光阴都充实。日走万步跟十步百步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日写千字与不留一字的成就感完全不同。走和写能让心愉悦，寸寸光阴都被用足用好，尺因此会长。

金可以变多，光阴只会变少，可是寸金难买寸光阴，金有何用？

谁轻光阴谁易老，谁重光阴谁益壮。惜不惜光阴全在己，剩下的光阴更金贵，有一算一，分分钟伺候好。这是衷言。

丰收的季节

□俞富章

又是一年秋收季。
看到电视里新稻开割的新闻，不由得勾起当年在农村经历过的秋收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农业的计划、生产、经营、分配等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农民的生产活动大多在生产队的区域之内，每个社员每天做些什么，都是由队长统一分配的。

“白露白茫茫，秋分稻秀齐，寒露楼青稻，霜降一齐倒”。进入白露，乡亲们走进田间，一边看着稻子一天天饱满成熟，一边便在心里憧憬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庄稼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丰收是永远的追求和期望。

小时候的我，每到秋收时节，通常被锁在家里。每天早上，醒来时爸爸妈妈早已经出工去了；等他们晚上收工回家时，我又趴在地上睡着了。妈妈会盛一碗新米饭或糯米饭，将我叫醒后让我吃了。那时，对我来说，丰收就是一碗香喷喷的新米碗，一碗拌着猪油的糯米饭。

那时，秋收时节的农忙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三秋”；秋收开启之前，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会，口号则是坚决做到“丰收到手”，确保“颗粒归仓”。大家都非常期待有一个丰收季。丰收与否事关生产队的荣誉，更关系家家户户的年终分红，稻子收成越好，分红越多。生产队分红好了，邻村的姑娘愿意嫁过来；生产队分红不好，本村的姑娘都留不住。那个时候，小孩子都投入到了秋收的忙碌之中。小孩子忙什么呢？忙着拾稻穗，一篮稻穗可以换到相当不错的工分，到了年终，那些工分也是钱呢。丰收的喜悦是连着稻穗装在篮子里的。

当年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低。稻谷的收获，主要的还是依靠镰刀收割稻禾，依靠扁担挑到打谷场上，用脱粒机将稻谷打下来，用鼓风机将谷子扬干净，再将它们铺在水泥场上晒，晒干后入库。那时候的秋收，是一个付出忙碌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丰收喜悦的过程。

开镰之日，天蒙蒙亮，生产队里所有劳动力人手一把镰

刀，一字排开，站在田头，生产队长一声令下，收割真正开始了！一个季节的风风雨雨，播种，拔秧，插秧，除草，施肥，灭虫，灌溉……每一个环节，每一次的付出，就是为着这一刻的收获！

那一年，我读完中学，成了回乡青年。不久，就到了秋收季节。一天，队长对我说，今天跟我去收粮。收粮，就是摇船把队里的稻谷卖到公社粮管所。

那是一件美差呐！早就听说了，生产队里的男人们最心心念念的事就是能被派收粮去。当然，队长只会派出工肯出力的男人去，是一种“奖励”呢。

当年，队里收上来的稻谷，绝大部分是要卖到公社粮管所去的。而那时队里的交通工具只有一条木船。记得这条船是七吨船，即可以装七吨稻谷。

为什么队里的男人都想去收粮呢？原来，公社的粮管所就在县城。如果轮到收粮，不仅有补贴，而且还有机会进县城里看看，更重要的是收完粮后，还能去酒店里吃一餐。那时候，住在农村的人，哪有机会到县城下馆子啊。

每一个被派到去收粮的人都喜出望外，干起活来便浑身是劲。那天，我们八个人，用簸箩将仓库里的稻谷一簸箩一簸箩地肩运到船，脚下生风，一路小跑，很快就装满了一船。顾不上洗去身上的淋漓大汗，乘着小河里的潮水涨满，就起锚出发了。

其时，天已近黄昏，天气晴好，风平浪静，夕阳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我们摇着粮船，离开生产队的小河，摇进了通往公社粮管所的横辽泾。我是八个男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队长掌舵，我摇舵绳。装满了稻谷的船，在船橹的一摇一摆中在河面上稳稳地负重前行。一路上，我们又说又笑，笑声从船上飞出来，掠过河面，一直飞到岸上；而说得最多的，便是对即将来临的那一顿晚餐的种种构想……

其实那一顿晚餐并不奢侈，菜是家常菜，酒是普通酒，但因为它是收粮时的一顿特别聚餐，便成了难忘的记忆。既是对辛苦了一季的自己的直接犒劳，也是对丰收的一种特别庆祝，更是丰收之后喜悦心情的朴素表达。

